

王刚作品

咒  
福  
语  
布斯  
下

作家出版社

王刚

# 福布斯咒语

下卷

送一校  
2016.03.25  
中作图文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布斯咒语 / 王刚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063-9005-7

I. ①福…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154950号

## 福布斯咒语

---

作 者: 王 刚

责任编辑: 兴 安

装帧设计: 原本广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700千

印 张: 26.7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05-7

定 价: 66.00元 (上下卷)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一章

## 1

春天真的来了吗？

冯石有些不相信北京的春天那样就来了。如果春天真的来了，那他的灵魂应该有些悸动，他的鲜血在体内应该渐渐变热，他的野心和渴望应该更加澎湃，他对于蓝天和女人的渴望都应该开始变得虔诚而迫切，可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面对北京2002年的春天，冯石的内心有些平静，他觉得自己渐渐地在被他所极为熟悉的忧伤淹没。他从童年就发现自己是一个极为多愁善感的人，这曾经让他羞愧无比，一个男人，一个想要做大事情的男人，一个心里总是想着丘吉尔、罗斯福、克林顿、毛泽东……的男人，竟然有这种毛病，冯石感觉到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可以被原谅的。

他在初中一年级时，认为自己不可原谅，那时他开始学着和俄罗斯那些民主和民族的知识分子们一样，每天用冷水洗澡，他借来了沙袋绑在腿上跑步。他在大学一年级时，认为自己不可原谅，他早上用冷水冲自己一次，晚上再用更冷的水冲自己一次。为了惩罚自己，他命令自己星期天不出去玩，而是在图书馆里读大量关于政治和经济类的书籍。眼下他突然发现，在年过四十岁时，自己在性格和情绪上不那么与自己为敌了，他觉得自己可以被原谅了。就这样，忧伤如同滔滔洪水一样沿着黄河故道朝他奔涌过来，让他能够重新审视北京的春天。

## 2

空气中弥漫着凉爽的，奥妙无穷的，像小提琴在高音区揉弦那样的声音，味道有些甜，是那种野薄荷散发出的甜味，这让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父亲和仍然在故乡的儿子。这两个男人让冯石的内心开始有些紧缩，似乎春天突然变得像个儿童一样地用双手开始抚摸他，让他内心产生了莫明其妙的，深深的感动。

小高把车开到了南三环，朝郊区开去。这时，冯石说：开快点，再快点。

冯石刚接听了电话，是关树打来的，他说：老板，工地死人了。

冯石心里一惊，心想最近建委的人老对自己不满意，是不是嫌自己一个冬天都没有理人家，就连春节都没有去上供。死人不是小事，他们会让自己停工的。他说：封锁消息，我马上回去。

## 3

一千多工人都停了工，他们的安全帽闪亮，他们的脸上真的油光光的，跟当年的课本里那些画面一样。冯石一眼就看见了姜青，她穿着深色的夹克衫，下边是LEE新款的牛仔裤，一双棕色的坡跟意大利软牛皮鞋，她也戴着安全帽。

她看见了冯石从车上下来，就朝他走过来。她的脸上有些焦急，说：太可怕了，没有多高，怎么会摔死呢？

冯石沉着脸说：有什么可怕的，工地上死几个人算什么？

姜青说：我一大早就来工地了，开始一切都很顺利，我还专门和监理一起去认真检查过那些钢筋的质量。对了，为什么钢筋改变了型号？省那点钱真的有必要吗？是谁决定的？你吗？

冯石看着姜青脸上的汗，心里有几分感激。有这样的女人在你身边，你才能谈哲学，她让你安心，她会去处理无数你想不到的事

情，她的热情可以随时变化，只要与你们共同的利益有关，她就可能成为任何角色。女人们果真都是这么干一行爱一行吗？她们认真负责，孜孜以求，她们对待职业像对待宗教一样忠诚，而且，她也读过哲学书呀，她甚至于能跟你说说德里达。冯石突然紧张起来，如果姜青跟你谈起哲学，谈起德里达，谈起苏珊·朗格那真的会吓死你。

冯石没有回答姜青的问题，他现在不愿意跟她吵架。他现在对她产生的感激大于他对知识女人们身上那种固执的反感。他与她一起朝工人走去，黑压压的一片，跟乌云一样。那些木工，架子工，钢筋工，还有那些浇灌混凝土的工人们都正看着冯石。他们的眼光有些呆滞，冯石并没有看出明显的仇恨，也没有想打他冯石的意思，他们的目光就是有些像羚羊一样，有期待，有观望，有无奈，有恐惧。但冯石却仍然感觉到了寒冷。

冯石用目光四面找着关树，问姜青：关树呢？

姜青说：尸体在那儿。工人们不让抬走。他们说要等着你和周总来。

冯石说：死了吗？真的死了吗？

姜青说：摔下来就死了。医院来的救护车已经抢救了半天了。

冯石来到了出事的现场，发现连血都很少，似乎只有一小片湿润，就如同刚才郊外潮湿的泥土一样。关树说：老板，本来想直接拉着尸体去医院的，不想给你打电话。

冯石看了看那个躺在地上的孩子，他可能才十七岁吧？这些人为什么会雇用童工呢？国家的劳动法难道还没有出台吗？孩子的两腿微微有些叉开，他穿着一双上边写着NAKE不是NIKE（内克不是耐克）的白色球鞋，那上边沾满了血。孩子的头发显得很软，一直在微风里抖动，就像是刚才春天田野里的小草，他的脸很白，干干净净像从来没有被太阳晒过一样。

冯石抬头看了看那水泥柱子，才不到四米高，摔死的人是一个钢筋工，他绑钢筋的时候，不小心踩空，就掉下来了。

姜青说：模板支好了，架子也很牢固，他真是自己不小心。

冯石说：通知他的家人了吗？哪儿的人？是江苏宏达公司的吗？

姜青说：可能吧。

冯石突然开始朝架子上爬去，他显得很灵活，几下就爬到了工人刚才工作的位置。他从上往下看，发现那一千多工人都在下边，他们正抬起头朝上边看。姜青紧张地看着他，说：下来吧，危险。

冯石突然笑起来，他对那些工人说：我叫冯石，冯玉祥的冯，《石头记》的石，今天发生这种不幸，让我很难过。我保证给他家人最高赔偿，要对得起他们。可是，我也要要求你们，出来挣钱不容易，家里人都在为你们担心，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宁愿进度慢一点，也要安全一点。好人一生平安呀。

然后，冯石对跟着自己一起爬上来的工程部的蔡主任说：告诉南通公司的人，中午我们出钱，让工人多吃两个菜，多加点肉，再买点二锅头，给他们压压惊。冯石说着拉着脚手架朝下边爬，他很快地来到了地上，问蔡主任，压低声音说：知道工人谁有手机？

蔡主任说：我查了，没有，他们都没有手机，只是附近有四部公用电话。

冯石对关树说：让电话局把那公用电话停了，封锁消息。

这时，南通建筑公司的领导才匆忙地跑过来，看见冯石老远就喊：对不起，冯总，我刚从机场赶来，才下的飞机。然后，他对那些围在四面的工人大叫起来：去，干活去，去。

冯石对他说：周总，你看看你，应该加强安全教育呀，这么年轻，摔死了，多可惜。

南通的周总说：见您一面不容易，我已经在中国大饭店包好了房间，咱们上那儿去，一边吃饭，一边谈。

冯石说：才几点，你就吃？

周总殷勤地笑了，眼睛睁得很大，冯石从他的黑眼球上能看见自己的影子，然后，周总突然把声音放小了，说：冯总，你们应该

多多少少给我付点钱了吧？我们这可是全额垫资呀，现在你看，这都出地面好几米了。再过几天就二层了。你说抢工期，我们春节都没有好好休息。你看看，这么多人，材料，打点关系，我撑不住了。

冯石没有看他，只是淡淡地说：找关总去。

周总说：冯总呀，我怕关总，他骂人，我都不敢跟他说话。

冯石说：你怕他，你就不怕我吗？而且，我也怕他呀。

那时小高已经把车开到了跟前，冯石对小高说：你拉着姜青先回去，我和关树今天中午跟工人一起喝二锅头。

姜青走过来，说：我跟你一起，留在这儿。

冯石摇摇头，说：不用说别的，你进了他们的房间，光他们的臭袜子味儿，你就会受不了，你就会皱眉头，你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情绪，然后，适得其反。

姜青看着冯石说：我就是想问你，为什么要换钢筋？

冯石不理姜青，他把她扶着，推上了车，姜青不断地说着钢筋对质量的重要性时，冯石把车门关上了，然后他回头朝工人们走过去。

关树过来说：老板，工人已经散了，他们回去干活了，又没有闹事的迹象，咱们还待这儿吗？

冯石说：孩子的尸体呢？

他们拉着尸体去医院了。

#### 4

冯石与关树两人端着二锅头酒，在周总的陪同下，分别走进了三个食堂里，去给工人们敬酒，就好像今天不是死人，今天是盛大的节日。冯石只是随便抿了一口那二锅头，就感觉到这是假酒，连买这么点酒，都会有腐化，有贪污，有受贿，这么一点权力都受不到监督，你说推动我们社会前进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冯石在闹哄哄的食堂里，脸上充满笑容，他跟每一个工人点



头，像总理一样地对他们问寒问暖，然后，在最后一个食堂里的最后一张桌前坐下了。他对一直陪着的周总说：去，上那边去，陪着他们喝，我跟弟兄们随便聊聊。

周总有些为难，他不想离开冯石，可是，看到冯石很坚决，就只好犹豫着到了另一张桌子那儿，不情愿地坐下了。

冯石这时才问身边的工人：你多大了？有十六吗？

工人笑了，一张小黑脸上充满幼稚，他说：二十一了。

冯石说：骗我？

小黑脸变得红了。

冯石又说：这个月领了多少钱？

小黑脸看看同桌的一个光头，然后，低下了头。

冯石与那个光头碰了杯，说：兄弟，我给你们钱要不要？

关树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看冯石，踢了他一下。

光头看了看冯石，又看看关树，这才说：大哥，不瞒你说，从春节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开支。

冯石回头对关树说：为什么毛主席总是要求我们下基层，你不下基层就听不见群众真正的呼声，连封建皇帝唐太宗都知道，民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今天是革命者，不，我们是资本家，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总是高一个社会形态，我们这些生活在高科技时代，互联网时代，有着国际背景的人，总不能还不如个封建皇帝吧？

冯石站起来，对全桌说：来，大家干一杯，我负责向周总为你们要点钱，当然，大家现在都困难，他也是不容易，可能只能先意思一下。

说完，冯石自己把杯中酒像许世友将军那样一饮而尽，然后离开了那桌工人。

他对关树说：今天听到了基层的声音，周总不给他们钱。

关树笑了，说：我们一分钱都没有给周总呀。他还帮我垫了两次赌资。

这样吧，冯石对关树说：你让财务老张亲自带三十几万吧，通

过他们的财务，直接给工人发点钱，一人三百。让老张亲自看着发到工人手里。

关树笑了，他们一起走到周总面前，冯石说：下午我要向刘淇书记汇报工作，先走了。你要对工人好点，别总是这么高高在上的。

周总送冯石一起出来，他们朝大门口走去。

那时，小高的车已经来了，就停在大门口的平场上。

冯石跟关树一起上了自己的车，然后，他摸了摸南通周总的脑袋说：头发怎么比上次又少了？我经常对大家说，要注意节制自己的欲望，女人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

周总愁眉苦脸地说：冯总，我真的快支撑不下去了。我昨天看了财务的账，才不到十万块钱了。供货商天天在逼我，有人还说要杀我。平均每个星期都有恐吓信，说着，周总的眼睛有些湿了。

冯石仔细地看看周总的眼睛，想辨别一下他跟自己在林肖肖那儿流出的是不是同一种眼泪，他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先得再撑撑，我跟关总再商量一下。说着，他对关树说：你别动不动就骂人，我们都是讲理的人，我们又不是黑社会。不过，说心里话，冯石又看看周总，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些南方人没意思，天天哭穷，你知道西边那片楼，他们是怎么垫资的吗？一直到封顶。

车开了，把虚土扬了起来，冯石关上了窗户，他们把南通的工人和老板都甩在了后边。冯石说：他妈的这个南通的周总，我刚才真想踢他狗日的一脚，对工人那么狠，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

关树说：看起来再来一次“文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老板，我们既是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我刚才一会儿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一会儿站在周总的立场上，知道吗？我的心都要碎了。

冯石没有仔细听马克思和关树说什么，他坐在后座上朝右边转着自己有些僵硬的脖子回头看时，那些一直望着自己的工人们已经被北京春天微风中扬起的尘土淹没了。

## 第二章

### 1

渐渐地外面出现了北方大片的田野，冯石从车里朝外望，他能感觉到深黄色的土地在天空下开始泛出青色，那些绿色的青草就像自己十六岁那年在嘴唇上边出现的胡须，平原上孤单的景色一览无余。冯石让小高开得慢些，他打开了车窗，他感觉到了潮湿的泥土播散着春天的味道，可是，他又有些迷惘，北京春天的空气究竟是干燥的还是潮湿的，如果是潮湿的他为什么眼睛干涩，就像是老太太干枯的乳房；如果是干燥的为什么他心里有着如同眼泪一样的气息？湿淋淋的，走在上边都会滑倒。冯石经过了一大片白杨林，它们静静地停在路旁，让冯石怀念起于会咏当年写的那么美好的歌曲：人民公社实在好哎，哎呀哎，那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嘞哎哟哟呀哎。

冯石甚至看到了一丛丛的灌木，那是蒿草吗？是农人们亲手栽的绿色植物吗？一只鸟儿落在灌木带刺的枝丫上栖息，它既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它就是一只小麻雀，它大大地张开小嘴，似一柄剪裁衣物的剪刀。看来，这娇嫩的小东西在枝头上竭力舒展歌喉，它能唱歌，说明它可能是云雀，它是不是从远方的俄罗斯飞来的？那只小鸟让冯石感动，它的歌声像宗教一样，在瞬间里把冯石的内心给掏空了，只是让大地无比空渺，树木显得温情而舒展。

春天肯定是真的来了，四周是那么动人，冯石觉得自己躲开了

姜青和工地，躲开了那些民工和他们的领袖周总要钱的眼神，他在微风里已经陶醉了，他心旷神怡，他可以听到大自然的希望，他内心的憧憬一直伸向远方，莫名的喜悦和欢快让他有种欣欣向荣的快慰，他再次看着那些在树上唱歌的鸟儿，发现它们张开的小嘴里有着自己永远不会再来的童年和青春。冯石不知道自己的车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他朝松软的泥土里走去，微风甜蜜、可爱、如神一般地抚慰着他的头发，脸，眼睛和肺部的深处，他看见了不远处老头穿着黑厚的棉袄赶着一群瘦瘦的羊，静静地走在田园里，像水面上的漂浮物一样。空气和阳光似乎沉浸在久远的回忆之中，柔和，温煦，有些像童年时母亲在轻轻抚摸着自已一样，从四面八方，各个角落都传来了淡淡的甜味，把他焦虑的灵魂安抚得渐渐平静下来，这时，他看见一辆宝马车停在了自己那辆车旁，内心再次焦虑起来。姜青从里边出来，她一直追踪着他，一场战斗又要开始了，她为什么不能让我冯石在大自然中稍稍安静一下？

姜青远远地看见了冯石站在田野中，就像滑翔的飞鸟那样停落在了他的身边：

“为什么换了钢筋？”

“降低成本，这还需要问？”

“你从每平方米120公斤降到90公斤，能节省很多钱吗？你为什么要把定好的螺纹钢换成圆钢呢？知道吗？它们的钢种完全不同，化学成分不一样。圆钢属碳素钢，螺纹钢属低合金钢，物理力学性能不同。螺纹钢在韧性、抗疲劳性能方面比圆钢好。你知道吗？”

“我真的在公元2001年的春天遇上了一位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钢筋专家呀。其实，我也是专家。他们西边那些人，有的每平方米才用了80公斤，有的才用了70公斤，有的还不到70公斤，可能才68公斤。我对他们说，你们就等着那房子从下边往上边一层层地塌吧。他们还笑，我说你们笑什么？他们说冯石是学文的，没有学好物理，他们说力学是科学。30多万平方米，你可以算算呀。

他们正好有一批积压的圆钢，我能买到两千六的，螺纹钢最少也要三千五，你说能差多少？而且，圆钢的冷弯性能好，可以做180度的弯钩，螺纹钢只能做90度的直钩，想想，如果北京真的地震，是柔韧的女人先死呢，还是坚硬的鸡巴男人先死？”

“为什么要换厂家？首钢的质量不是更有保障吗？”

“你知道南通的周总从首钢那儿贪了多少吗？再说了，首钢的贵，新跃进的便宜，你为什么非要买贵的呢？我们真的被钱撑得已经像比尔·盖茨那样睡不着了吗？”

“我听说关树同意南通他们把现在的钢筋型号变小，而且，他还同意圈梁在质检验完后，干脆把钢筋也抽掉，那是你同意的吗？”

“你听说过吗？现在的工程设计人员都是少动脑筋多放钢筋。”

“你是真的想有一个帝国吗？你说过你有理想的，你真的有吗？”

“你知道当你有一天结婚，我送给你的嫁妆是多少吗？摩登建设成本的6%，都是从钢筋上节省回来的。”

“浇地面的时候，设计上明明是碎石垫层，他却拉来建筑垃圾当垫层。”

“碎石现在六十元一吨，而建筑垃圾每吨只有十元。”

“在基础上也敢偷工减料，一般的垫层应该有十厘米的，可是他们在两边挖土深些，看起来有十厘米，当中有五厘米就不错了。”

“这是南通周总他们干的，我让监理制止了。”

“他们还在楼板厚度上动脑筋，支楼板底模时抬高一厘米，就这样节省水泥。”

“其实，关树说了，搞现场施工的都知道，现浇楼板内预埋管线太多，相互交错，有时候要节省水泥几乎不可能。这你错怪他们了。周总为我们垫全资，是朋友，不是敌人。”

“构件用的钢筋比设计要小，安装钢筋时少那么几根，或干脆用稍小一点规格的钢筋替换，水泥、砂浆的标号不够！浇混凝土时加石头、为了减少水泥用量，我还看到他们弄一套碎石设备来生产

碎石，然后用碎石打混凝土。”

“人家用碎石之前，都先做了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抛毛石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导演睡女孩儿然后捧成明星一样正常，是规则，不是潜规则。”

“中国的楼房是要遭报应的。”

“你别在这儿下咒语，偷工减料的我见得多了，春节后，我去他们西边的一家工地上学习，那是河南一家私营承包的工地。我看到了他们现浇板在浇捣水泥砂浆时，老板让四五个民工把有些楼板的钢筋拆下来，有个比咱们工地死的男孩还要瘦小的男孩专门负责望风。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不过，那个河南穿一身白色西装的老板也是个内行，他知道设计保守，大梁、阳台的钢筋他不敢动。他是我的朋友，上回我们一起去了珠峰大本营，他也没登顶，说有高血压，我也没登……”

“如果真的有一天楼房垮了呢？你们想过吗？”

“我当时就问他了，他说都不是承重墙，他说是北京的那个设计师吃了钢筋供应商的回扣了，在设计时加了过多的钢筋。他说不能让这些设计师太腐败了。”

“他们能这样干，我们不能这样干。摩登城在别人的眼睛里已经是凶宅了。”

“求你，别这么说我们的摩登城。我总觉得自己不能说自己太多的坏话。”

“怎么不是？奠基仪式那天老太太在烟囱上吊死，你没有批文就强行开工被建委勒令停工，现在你又降低成本，还不知道你以后想干什么。你说，那摩登能不成为凶宅吗？”

“这可是维宁教我的，记得那天他说过什么吗？降低成本，减少收入。今天我是降低成本，明天我还要减少收入呢！”

“知道关树每天赌钱都输多少吗？”

“他昨天一次从财务提了三十万，全输了，你知道吗？他输的钱可以再买三十万平方米需要的钢筋了，你不心疼吗？”

“你去财务了？谁让你去财务的？你为什么要去财务？你算老几你要去我的财务？”

“我就问你，关树输的那些钱你就不心疼？”

“不许你管关树赌钱的事情，没有他赌，就没有恒石的今天。而且，你记着，以后不许你独自去财务室，那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什么跟我有关系？天天晚上陪着你睡觉吗？”

“你当然也可以独自睡。只要你睡得香，怎么睡都行，跟谁睡都行。”

## 2

姜青在2001年的那个春天里多次感觉回到了英国，回到了剑桥。那时，在River Cam上她独自一人划船，然后上来一个男人，这个人的面目有些模糊不清，突然，小船晃荡起来，姜青不会游泳，她紧张极了，对那个男人说：你能救我吗？那男人说：我也不会游泳。

姜青说我在中国天天都感觉到焦虑，我没有安全感，我才回到了英国，可是，为什么这只小船竟然也在摇晃？难道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男人没有回头看姜青，只是轻轻地抓了一把金色的阳光，看着远方的桥对她说：记住，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女人最温暖的东西。

姜青哭了，她挣扎着，她不愿意相信只有钱才是唯一温暖的东西。然后她哭醒了，发现自己坐在新世纪饭店的沙发上，《纽约时报》掉在面前的地上，抱着欧米茄睡着了。台灯开着，像金钱一样温暖的光照在那只瘦弱的小狗身上，它躺在她怀里一动不动，小狗怎么会一动不动呢，它的天性就是要运动的，这说明小狗必死无疑了。姜青的脸上充满泪水。她心疼欧米茄，她更加心疼自己，她是

一个有理想的人，她回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可是，所有的理想为什么跟那个大坑里埋藏的偷工减料混合在了一起，和死亡的童工和吊死的老太太埋在了一起。一个人要跟一种文化对抗是多么不可能，一个人要跟一个国家的习惯对抗是多么不可能，一个人想要在梦里变得安全一些，是多么不可能。在剑桥怕掉进河里，在纽约怕失去工作，在中国怕犯罪，在酒店怕睡不着觉。

### 3

与冯石吵架的日子又开始了，就像是窗外的黑夜一样，它重新降临在她与冯石之间。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殉教者，她真的有某种宗教的神圣感，她与冯石共同绘制了一幅有十个人物的画图，冯石就是那个告密者，而她就是耶稣本人。

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有可能是女的吗？这个问题的声音低沉而又强烈。我有可能改变这个叫冯石的人吗？这个问句的声音软弱而又缥缈。

姜青起身在薄薄的棉质睡衣上套了件长风衣，就走出了房间，那时欧米茄只是抬头看了她一下，甚至于都没有叫一声，就又懒懒地低下了头。姜青看了看它，然后犹豫着关上门，走在过道里，她感觉到有些异样，似乎这个酒店变得跟平时有些不一样，她从电梯里出来，经过大堂时，发现这儿竟然也有很暗的时候，柜台后边的几个人都昏昏欲睡，她们跟欧米茄一样抬不起头来，没有看她。姜青独自走出酒店，在半夜三点多钟，她像坐台小姐一样，像碧丽卡宫里的妓女一样推开了宽大的玻璃门，朝充满潮湿的黑色空气中走去。她朝北走，经过了“老康活鱼”，经过了那个靠街的豁口走到了首体南路上。还有灯光，她朝北继续走，快到奥林匹克宾馆时，有一个男人朝她走过来。他仔细地看看她，就很有礼貌地说：小姐，多少钱？

她说：什么多少钱？



那男人说：打一炮多少钱？

她说：我就那么像是一个婊子吗？

男人说：小姐，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好不好？

姜青看了看自己，发现自己身上这件飘逸的长风衣还是当年在巴黎买的那件，青绿的颜色是不是真的很轻浮？

那男人站在她面前，似乎有些不敢看她的眼睛。

姜青放松了，她知道这个男人不会伤害自己，就有些好奇地说：你能给多少钱？

男人朝前方指了指，说：那个酒店里一般是八百，像你们这个年龄在街上的，一般也就一两百，行吗？

姜青刚来的好心情被破坏了，她大声说：Get away from me!

那男人有些发愣，他看了看姜青，然后转身朝前方走，嘴里喃喃地说：What were you thinking? 打一炮给你二百块钱，要打就打，不打就不打，说什么英语，又不是在我的英语课上。

姜青看着那个男人离自己远去，而且，她忍不住地一直盯着那个男人看着：他在街边的灯光下显得很高，有些像是大卫·林奇电影里的人物，穿着西装，裤腿有些短，皮鞋讲究，深色的袜子，只是他们的发型都显得过于严肃，真的像是老派英国绅士那样。

然后，姜青在灯影下对自己说：还想当女基督呢，连当妓女他都嫌你大了。脑子真是进水了。

姜青看着自己映在地面上的影子，突然非常想念冯石，她认为他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和温暖的东西，她开始往回走，有一公里远了，她走得很快，像是要躲避黑暗，她渴望冯石的身体，那有些瘦的，肌肤总是微微颤动的身体。她发现自己有种难以自持的恐惧，就开始跑起来，那时她的耳边响起了风声，星光在摇晃，街道也开始荡漾，她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别人打你一炮也就愿意给一百元钱。他的那一炮会怎么打呢？姜青无法想象。

她重新进了酒店大堂，发现那两个人睡着了。她们是不应该睡